



跨越高原的家书

——我的初心故事(下)

□ 张敦金

有一个周末,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蔬菜可吃了。有人出去打了一只野兔子,大家担心野兔子肉寄生着毛囊虫。毛囊虫会引发感染,必须慎重对待。为了填饱肚子,我们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讨论“野兔子问题”。大家一致决定,用高压锅煮熟再吃。一直煮了40多分钟,最后连汤带水地吃下。

昂仁县城没有浴池澡堂,也没有理发店。洗澡、理发这些日常生活所需,都要跑到日喀则解决。谁要是到日喀则和拉萨开会、出差,那可算得上一个美差。起码能够顺便洗洗澡、理理发,还可以吃上油条、喝上豆浆。

穷则思变,艰苦的生活环境逼迫着我们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全员上阵,开垦荒地,在院子里栽种了蔬菜,3人一组轮流做饭。谁家寄来了好吃的,都拿出来共享。山遥水远,家里寄来的都是真空包装食品,吃得多了,也没有了味觉。

在高原工作和生活,最大的困难是寂寞。西藏天高云淡,光照充足,在相同的时刻,家乡已经是夜色深深,高原却是太阳高悬,离天黑还早。

工作之余,我们除了聊天、看电视之外,没有其他娱乐活动。

缺氧导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只能靠吃“安定”入睡。我粗略估算了一下,3年下来,竟然吃了将近300片“安定”。

高原生活条件差,生病是常有的事情。好好的一个人,经常出现各种不适症状。有时候会头痛,有时候会流鼻血。县城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医疗技术也相对落后。我曾经因为感冒打吊瓶回血过多,不得不去地区医院治疗。后来,我们总结援藏三年的生活状态:吃饱没吃饱不知道,睡着没睡着不知道,长病不长病不知道。

四

当年的雪域高原,交通和通讯条件比较落后。我们去乡镇调研,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360公里。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道路。司机完全是凭感觉开车,有时候是从河滩上走,有时候是从冰雪里走。一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根本不敢行车。每次下乡都要半个月左右,还必须带足方便面,保证不被饿着。

县城与乡里、村里没有任何通讯设施,联系都是靠捎信。

不像现在,网络信号已经覆盖全西藏,手机、互联网都能用,微信、视频聊天快捷便利。

记得县里每年要召开一次三级干部大会,会议通知要提前一个月由乡里来县城办事的卡车司机捎回去,再由乡里通知村里。然后在开会之前,用卡车把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拉到县城里来;开会以后,再用卡车把大家送回去。来回开一个半月,少说也得忙活一个半月的时间。如果遇到暴风雪等自然灾害,县城与乡村交通中断,别说是人员到达,就算是口信也捎不出去。县城机关只有四位数的小型交换机,没有与外界联系的程控电话。县邮电局倒是有一部卫星电话,可以通过亚洲2号通讯卫星通话,但是通话时断时续效果很差。

三年援藏期间,我们对外联系只有三种方式:一是发电报,二是写信,三是打卫星电话。发电报是明码电报,分“加急”“普通”两类,按等级和字数收费。写信分“快信”“平信”,“快信”10天左右到达,邮票很贵;“平信”一个月左右到达,邮票便宜。打卫星电话得排队,而且队伍很长。每逢周末休息,邮局一开门我就过去排队。好不容易轮到我了,电话拨半天也拨不通。站着拨电话累了,干脆抱着电话机坐在地上拨。好歹拨通电话了,说不了几句话就会断线,只好退到一边,让给后边排队的人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刚入藏的时候,一般选择发电报和写信这两种方式与家里联系。电报言简意赅,写信随意表达。随着援藏时间延长,高原缺氧另外的症状显现出来——头脑发蒙,记忆力减退。一些简单的字怎么也记不起来,只好临时查字典。我记得有一位援藏干部写信,蒙得连查字典也忘记了。写好的家信发出去,家人收到以后含着眼泪乐了:“这是我填空吗?”

我从事文字工作多年,有足以自傲的文字功底,所以,发出的电报既简明扼要又好懂好记。我给妻子发的电报中还有一个被演绎了的故事,至今说起来还令人忍俊不禁:当年我们单位集资建房,要求交付集资款项。妻子不知道我家存折放在哪里,便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咱家存折在哪里?”收到电报以后,我马上回电:“咱家存折在**处。”过了两天,我又收到妻子的电报,内容更简单:“存折密码是多少?”我立刻回复:“存折密码是*****。”这一下可好,搞得满世界都知道了俺家放存折的地方和存折的



作者与妻子的往来信件



妻子在回信中附上了女儿的画。

密码。

既然是演绎,不免会夸张。幸亏有一直保存的电报底稿证明,才澄清了此事三分之一属于虚构。

五

三年中,目前能找到的我和家人、领导、同事、同学淄博西藏间的电报往来17封,信件往来72封。其中,有我父亲写给我的亲笔信一封,妻子从淄博发到昂仁县的电报6封、来信21封,我从西藏发给妻子的电报9封、去信16封,兄弟姐妹从淄博发到昂仁县的来信5封,亲戚从淄博发到昂仁县的来信16封,领导、同事从淄博发到昂仁县的来信5封,同学、朋友从淄博、潍坊等地发到昂仁县的来信8封,我的省委党校老师、淄博老乡、时任周村区副区长的李传章从周村发到昂仁县的电报1封,同时和我一起援藏的于克海从桓台县发到昂仁县的电报1封。从来电、来信的内容看,共同之处就是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我在藏生活和工作的关心和希望,体现了领导、家人、同学、朋友对身在青藏高原、世界屋脊上工作的我以及全体援藏干部的支持和厚爱。尤其是我和妻子之间的书信往来,从内容上看,既有关心关爱,又有支持帮助;既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又有吵吵闹闹、别别扭扭。从称呼上看,我对妻子的称呼有好几种:亲

爱的凤、亲爱的小凤、亲爱的阿凤、亲爱的小妹、凤、王凤等,落款多为“想念你的金”等。妻子对我的称呼也有好几种:亲爱的、亲爱的金、亲爱的金子、敦金等,落款多为“想念你的凤”等。从字数来看,我给妻子的信最少2页,最多5页;妻子给我的信最少2页,最多6页,足见妻子的用心和用情。

当年在西藏,在雪域高原,在昂仁,这些跨越高原的电报和信件是我每时每刻都期盼着的,也是我们夫妻俩思想、感情交流的唯一载体。当年读了一遍又一遍,现在再次读来更有意味,既加深了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使我更加明白了她当年既要工作又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撑起这个家的辛苦和不易,援藏军功章里确实应该有她的一半。

家书的历史十分悠久,当与家人离开了一定的距离,就产生了传递信息和情感的需求。像人类文明早期的口信、结绳通信、符号通信、树叶通信、击鼓通信等,应该就是家书的早期形态。文字产生以后,世界各地出现了泥板家书、简牍家书、绢帛家书、布质家书、羊皮纸家书、纸质家书等各种载体的文字书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文字书信以其内容的丰富性、传递的便捷性、保存的可靠性,成为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绵延数千年,为人际交往增添了辽阔深远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为记录人类

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原始档案。

时光荏苒,20世纪90年代以来,手机、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新的通信方式汹涌而来,它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传统家书的领地。家书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所承载的历史与亲情的双重记忆已渐行渐远,但作为家书寄寓的历史、亲情、文学、道德、礼仪、艺术等丰富内涵却历久弥新,愈加珍贵。

援藏整三年,家书抵万金。现在回过头来重温当年的援藏岁月,重读当年这些跨越高原的家书,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回忆往昔,不为怀旧时光,不为追慕岁月,而是缅怀青春热血,希冀永葆初心。

曾经的美好或者不美好,可以自我感知,可以由评判。往昔如此难忘,因为那是生命中非同一般的经历和磨炼。

珍惜珍重珍爱,凝结我心永恒。

2021年3月23日

